

鲁迅不喜欢明朝，一句“无赖儿郎”说得我大呼痛快——我也不喜欢明朝，因为我以为明朝是秦朝的借尸还魂，明清的政治，骨子里全是法术势，并由此造就了邪魅的世界和中国人骨子里的奴性。

但明朝有一个人我却喜欢，这个人就是王阳明王守仁。喜欢他也还不是因为他的思想，而是因为他独特的思维方式。

我们来看看《传习录》下阳明先生弟子陈九川记录的这一则，看他何等活泼：（陈九川）在虔，与于中、谦之同侍。先生曰：“人胸中各有个圣人，只自信不及，各自埋倒了。”因顾于中曰：“尔胸中原是圣人。”于中起不敢当，先生曰：“此是尔自家的有，如何要推？”于中又曰：“不敢。”先生曰：“众人皆有之，况在于中？却何故谦起来？谦亦不得。”于中乃笑受。又论：“良知在人，随你如何不能泯灭，虽盗贼亦自知不当为盗，唤他做贼，他还忸怩。”于中曰：“只是物欲遮蔽，良心在内，自不会失；如云蔽日，日何尝失了！”先生曰：“于中如此聪明，他人见不及此。”

这段师徒四人对话，谈的是很抽象的“人人都知耻良知”，这是阳明先生的基本观点。而他硬要学生承认自己原来是圣人，学生推辞不得，只好笑受，笑受之后，却又自家悟出“如云蔽日，日何尝失”，被老师赞为聪明。唉，一切都那么感性，那么活泼泼的。这样直指人心的上课听讲，师生往还，何等开心，又是何等开悟，全不似今日大学哲学教授高头讲章，一二三四甲乙丙丁，还自命学术规范，在壁垒森严中和学生玩的，常常是空城计。

硬要学生承认自己原是圣人，倒也罢了，他还有一个流传甚广的故事，硬要盗贼承认自己有良知。对话大概是这样的：盗贼问：“您说人人都有良知，您倒说说看，我们这群盗贼也有吗？”阳明先生肯定地回答：“有。”盗贼说：“请证明给我们看。”阳明先生说：“只要你们照我说的去做，我就能证明给你们看。”于是，王先生让他们一层层脱掉外衣、内衣，最后剩下一条内裤。阳明先生说：“脱！”盗贼喊道：“这个再不能脱！”阳明

先生笑着说：“你看，这就是你们的知耻良知。”这个“不脱裤子”的故事真的很精彩。阳明先生用一条不能脱下的裤子，证明了人类的良知。但是，此刻我突然想起明朝的另一个人来，他与阳明先生以及这些盗贼的选择不一样，他是“脱裤子”的，而且，因为他，明朝成了一个“脱裤子”的朝代。

这个人，就是朱元璋。朱元璋发明了一种专门对付士大夫的刑罚，叫“廷杖”，什么叫廷杖呢？就是打屁股。

他打屁股，有两个特点：一是在朝廷之上，当众打；二是，脱裤子，光屁股。

据明清史专家孟森先生的说法，这是“明代特有之酷政”。为什么是明代特有呢？因为朱元璋特别下三滥，却又特别有权术。比如，为什么要打士大夫？为什么不在专门的行刑地打，而要在堂堂朝廷之上，当着文武大臣的面打？哪里不能打，一定要打屁股？打屁股为什么一定要脱了裤子？

有人说这是朱元璋心理变态，也不能说不对。但是这就太小看这个流氓皇帝了。其实，他要打的，不是“士大夫”，而是“士大夫”这个称谓前面的“士”，他需要“大夫”为之役使，但不能容忍“士”。因为“士”，从孔孟以来，其天命，乃是“志于道”乃是“仁以为己任”，而不是做皇帝的家奴。他们读圣贤书，所学的就是成仁取义，祖述尧舜，宪章文武，宗师仲尼，以道统约束政统。朱元璋乃隔世嬴政，岂能容下这些？于是始皇焚书坑儒，太祖廷杖棒臀。他曾经取消全国文庙祭祀孔子，还发狠说要杀孟子，可惜他不能穿越，于是，他就杀孔孟的精神，你不是宣称“士可杀不可辱”吗？我就折断你们的士气，打掉你们的良知，剥夺你们的廉耻。我要打掉你们的能忧心，能愤心，能思虑心，能作为心，能有廉耻心，能无渣滓心。什么民贵

良知与裤子

鲍鹏山

先生笑着说：“你看，这就是你们的知耻良知。”这个“不脱裤子”的故事真的很精彩。阳明先生用一条不能脱下的裤子，证明了人类的良知。但是，此刻我突然想起明朝的另一个人来，他与阳明先生以及这些盗贼的选择不一样，他是“脱裤子”的，而且，因为他，明朝成了一个“脱裤子”的朝代。

邂逅集

齐铁偈

【入夜】
入夜轻掸一砚埃，
细量画纸欲新裁。
久思未得人蹀躞，
抬头雏菊倚窗开。

【绿莲】
绿莲红蓼白蘋芽，
向晚饮茶在水家。
欲雨未雨难将息，
一畦稻香乱鸣蛙。

【风摇】
风摇雨碎落檐花，
竹户半开绿树遮。
早起读书人坐久，
倾心无那索杯茶。

【风停】
风停雨歇嫩新晴，
山色微茫白雾生。
峰回路回流水下，
林深多鸟只闻声。

【何须】
何须归访问来由，
飒飒金风四序周。
满眼丹枫红欲燃，
园林无菊不成秋。

【晓来】
晓来风起满庭萧，
出户四望叶叶凋。
磴道无人谁唱曲？
闲寻松子作柴烧。

君轻，打！什么民为邦本，打！什么人民可以反抗，打！什么仁政，打！什么王道，打！最后，血肉淋漓之中，个个俯首帖耳，人犬马牛羊！“士”打掉了，剩下的，是俯首帖耳的“大夫”，“道”没有了，只有他的“政”，从此，政统是人间绝对权威，权势乃是非的最后定夺！

王阳明碰到的强盗，认为裤子是不能脱的。而士大夫们碰到的朱元璋，却认为裤子是一定要脱的。这就是大盗和小盗的区别吧。王阳明拘捕了不脱裤子的小盗，却不得不脱裤子这样的脱裤子的大盗三叩九拜，噫！《庄子·盗跖》云：“小盗者拘，大盗者为诸侯。”信乎！

王阳明用一条裤子，证明，良知如同裤子，脱不得。

朱元璋用朝廷廷杖，表明，良知如同裤子，非脱掉你不可。

这段历史，说到底，就是脱掉裤子的无耻。

权势的敌人，说到底，就是人类的良知。



葉人園鑒
載韻綠湖
西雷波煖
地不勝風
佳名添
扁誣愁
耳惆思
式悵沈

寧柳佳
書法 柳佳

《半个月亮》升上来，一出新戏又出台。青年剧作家余青峰新编的现代黄梅戏《半个月亮》，从一首甜美的民间情歌《送郎歌》，“唱”出了一个有关战争思考、人性剖析的抗日故事，为黄梅戏艺苑中增添了一朵奇葩。

看《半个月亮》，令我最为心动的是安庆市黄梅戏艺术剧院青年演员王琴在戏中的三唱《送郎歌》。尽管是同一支歌，但因戏剧情境不同，王琴的演唱处理、情感和韵味却各不相同，各尽其妙。

王琴是黄梅戏“新世纪五朵金花”之一，是最近的第26届“梅花奖”的获奖者。她凭借扎实的基本功、富有韵律感的表演和富有张力的唱腔，出色地塑造了剧中莲花这一角色。

《半个月亮》剧情并不复杂，围绕面对日本军官“唱”和“不唱”《送郎歌》的纠葛展开。看得出来，编剧刻意在“唱”上下了许多功夫，唱词之优美，成为《半个月亮》的大半个亮点。

黟县民歌《十送郎》被移用于黄梅戏《半个月亮》，是编剧独具匠心的创造。

一唱《送郎歌》，是在送别她心爱的山哥哥返回新四军时所唱。莲花深情地唱道：“今夜枕头两边暖，明夜枕头凉，暖半边来冷半边……今夜月牙还眨眼，明夜月儿几，圆半边来缺半边……”

一唱《送郎歌》，既沉浸于一夜短暂的欢聚带给她的甜蜜幸福之中，又担心山哥哥一去不回。这一曲《送郎歌》，唱得两颗心合为一体，唱得一对情人难舍难分，也听得全场观众如痴如醉。

后来，莲花和她的小姑岚儿被日本大佐渡边抓进祠堂，逼她唱《送郎歌》，莲花坚决不从。岚儿对她说：“嫂子！你能不能唱几句，小声唱，只唱给我一个人听？”莲花于是低声吟唱《送郎歌》，但是只唱了第一段就唱不下去，两人抱头痛哭。

二唱《送郎歌》，虽然唱词相同，但运腔却有不同，亲昵中含有刚强，流畅中夹着哽咽，进一步表白了莲花和岚儿同日本大佐抗争的决心。

三唱《送郎歌》，是在莲花得知山哥哥在同日军交战时不幸遇难后，她悲痛欲绝，面对禽兽，她高唱“送郎歌”，送别永远离开了自己的心上人：“送郎哎！送郎送到山巅巅，山花含笑映满天。今夜山花红艳艳，明夜花儿白，霜半边来血半边。”

这段《送郎歌》，不仅唱出了忠贞的爱情，更唱出了浩然的民族气节，唱腔悲愤痛切而酣畅淋漓，以情控腔，凄婉悲壮。她在演唱中夹杂了各种情绪，既有对爱人的思恋，对他的牺牲的悲哀，更有对日本侵略者的愤慨，国仇家恨，尽情展现。有了这样富有震撼力、穿透力的歌唱，人性升华，感动天地，化作利剑，使渡边这个双手沾满鲜血的侵略者失魂落魄，无地自容，揣着日本天皇的投降诏书切腹自杀。

对于一个戏曲演员来说，舞台是心灵的归属，歌唱是情感的传送。三唱《送郎歌》，以声传情，以情带声。王琴的出生地和声风英仅隔一座山，这里的山和水，孕育了一代又一代的黄梅戏的才人。在严凤英离世40多年之后，又出了一个王琴，严凤英唱腔朴实圆润、吐字清晰、韵味醇厚的艺术血脉，在王琴的表演中得到极好地传承。

走出剧场，王琴的甜美动人、富有磁性的演唱，余音绕梁，袅袅不绝于耳，给人以无尽的遐思。

海派文化研究又添新书

李伦新

时间老人其实不会老，总在随着地球转动健步走向未来；会老的是人间的凡夫俗子，常感光阴似箭人生苦短，不经意间就老之将至，感到记忆力衰退了，如烟的往事很容易被忘记，更何况隔代相传的陈年逸事？于是，忆旧怀古的文字和影像作品，凡真实又有可读性的，就都会受到人们的欢迎。

上海作家朱少伟独具慧眼，精心写作的《老上海逸闻》，独辟蹊径地介绍我们这座中国东南沿海迅速崛起的城市，行文自然朴实，内容真实生动，并配有近三百幅大都鲜为人见的照片，显得图文并茂，令人赏心悦目。无论是“沪埠风物”，还是“申城珍档”，抑或“湖滨履痕”，都对我们新老上海人，尤其是年轻人，具有吸引力，会有悦读感。我怀着喜悦的心情，为这本富有特色的新书面世鼓掌，向朱少伟致以由衷祝贺！

说到老上海，那是难以用一种形象来描绘、用一个比喻来形容的。繁华的都市、革命的摇篮、冒险家的乐园、穷苦人的地狱……美名、恶名都少不了，逸闻、传说更是多多，怎么说似乎都似真似假、似是而非却又似曾相识！如今的传媒，特别是电视剧，戏说历史和历史人物的现象比比皆是，令人堪忧。可喜的是，朱少伟怀着对历史的珍重和尊敬的感情，摒弃道听途说，拒绝凭空戏说，而是精心收集整理素材，勤于并善于考证辨别，写成了这本真实可信而又可读性强的书！朱少伟也是移民城市的移民，他祖籍浙江诸暨，生于江苏常州，童年来到上海，在这里成长，很快融入其中。他对“海纳百川，有容乃大”的海派文化精神，心领神会，耳熟能详，业余写作出版了《风月无边：民国文人侧影》等富有海派文化内涵的专著，受聘为上海大学海派文化研究中心特邀研究员，业绩丰厚。

（本文为《老上海逸闻》序）

科学研究是我自幼梦寐以求的终生追求，也是我最爱的工作。说起来，我走上科学道路离不开《科学画报》的启迪。

我的父亲尹赞勋是从事地质古生物学研究的学者，是第一批中国科学院院士（学部委员）。我不到1岁时父亲就出国留学了，母亲忙于大家庭中的事务无暇管我，我的童年过得无拘无束。我6岁时，父亲回来过暑假，知道了我还没有读书，非常担忧。当时在农村，女孩子读不读书是无所谓的，但父亲极力主张女孩子也应当和男孩子一样接受教育。于是，我在家乡上了私塾，每天跟着先生诵读千字文、百家姓、古文、诗词。

1931年，父亲在法国里昂大学获得博士学位后回国，到北平地质调查所任职。过了一段时间，他在北平（今北京）安顿下来，然后把母亲和我接了过去。几经周折，我插班进入小学读五年级。虽然读私塾时我认识了不少字，打下了坚实的中文功底，但数学、自然等课程却没有学过，所以功课有些跟不上，我心里暗暗着急。我的苦恼父亲看在眼里，便给我订了一份《科学画报》。

拿到《科学画报》后我不知道有多高兴，里面的知识非常丰富，而且图文并茂，读起来轻松又有趣，我不知不觉间就掌握了许多新知识。通过阅读《科学画报》，我的科学素养逐步提高，渐渐地学习数学等功课不再觉得吃力了。《科学画报》开阔了我的视野，为我打开了一扇看世界的窗口，可以说她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我的人生。

《科学画报》创刊80年来，有许许多多科研工作者像我一样从这份刊物中受益。当初创办

《科学画报》的是一批中国顶尖的科学家。他们在勤奋钻研科学技术的同时，怀着满腔热情向人们特别是青少年普及科学知识、传播科学理念。因为他们清楚地认识到，国家的强盛必须以科技进步作为支撑，而高素质的科技人才是科技进步的基石。

科普归根结底就是在青少年心中点燃热爱科学的火种，为国家科技进步培养充满活力的后备军，这是非常有意义的工作。

现在，科技发展日新月异，各种重大的科学发现不断拓展着我们世界的认知，各种新奇的技术不断改变着我们的生活。实用性强的技术发明很容易引起人们浓厚的兴趣，相比之下，基础研究不能迅速带来多少经济效益，也与日常生活的距离较

对迷信与愚昧的抛弃就要靠传播科学知识。

科普先锋